

历史上真实的鲁班，不仅是木匠祖师，也是暗器与杀戮机关的祖师爷。

鲁班的诅咒

2500年前，木匠祖师鲁班，在一股脑儿发明锯子、铲子、凿子、刨子、石磨、云梯等伟大工具的同时，也一直在研究战争武器、杀戮机关以及种种不可思议的致命暗器。

《鲁班的诅咒》，带您见识鲁班设计的那些千古难破的杀人武器！

翻开本书，坐好扶稳，杀戮机关，一触即发！

3

大兴安岭火山阵

长篇小说



圆太极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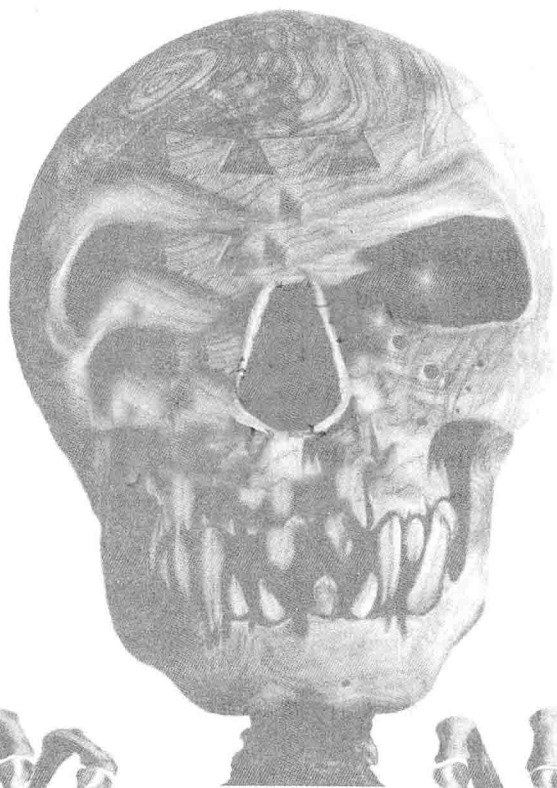


历史上真实的鲁班，不仅是木匠祖师，也是暗器与杀戮机关的祖师爷。

鲁班的诅咒

3

大兴安岭火山阵



圆太极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班的诅咒 . 3 / 圆太极著 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 , 2012.3

(读客知识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399-4957-4

I . ①鲁… II . ①圆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3095 号

书 名 鲁班的诅咒 . 3

著 者 圆太极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唐正申 张晓洲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, 邮编 : 210009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248 千
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957-4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铁鹰云：杀人如麻的机械乌云 /1

铁鹰的脑袋被劈了，却不会影响它继续攻击。它是一件机械，只会坏不会死。于是第二轮攻击在乌梢云退后了一丈多后便继续开始，所不同的是这次领头的不是那只破了头的铁鹰，而是三只铁鹰。就在破头的那只铁鹰再次扑下的瞬间，紧跟它身后的两只铁鹰往前猛地一冲，从左右两侧一下子撞合在一起了，组成了一只更大的鹰。结合以后的铁鹰有六只铁爪，而且还多出两只翅膀挂在身体下面，都锋利无比。

莫老头已经来不及闭上因惊讶而微微张开的嘴巴，他抬臂挥剑，尽全力对着巨大铁鹰的组合迎上去。

第二章 隐居在大兴安岭的鲁班后裔 /47

一旁的任火狂没有看鲁一弃手中的画，因为这是人家门中的秘密。不过他倒是傅利开手中的《班经》发生了兴趣。任火狂身上也有一本《班经》，那是鲁盛义送给他的，让他有时间研究研究，以后鲁家如需要会其中技艺的人帮忙，可以请他出马。

现在他发现傅利开手中的《班经》比他的要厚得多，探头瞄一眼，字迹也比自己书上的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第三章 金家寨：隔墙有耳的机关房子 /73

鲁一弃从窗户和房门处对其他屋子进行了一番辨查，于是又发现一个精绝巧妙的现象，就是此处太阳运行的轨迹。这寨子在山坳之中，周围有山有树林。但太阳从地平线钻出开始就一直高过山峦和树林组合成的弧形，然后由低到高，再由高到低，始终将阳光的温暖布施到寨子里的每一间木屋，直至落山，而寨子中杂乱的屋子相互间也不会阻挡。

这里有高人，这里不是女人聚集地这么简单，房子有阳光照射是好事，房子相互隔音也是好事，但要能将许多好事都摊上，就必然需要一个建房高手的巧妙设计。

第四章 妖弓射月：无坚不摧的三截箭 /109

弓弩射出的力道是个从弱到强再从强到弱的过程。第一种形态下，钢叉弯曲蓄积能量，第二种形态开始时，弯曲的钢叉绷直，积聚的能量会突然释放。这个释放的瞬间，钢叉正好追上铁箭，挟带强劲弹性能量的叉头弹在铁箭尾端，铁箭在这力道作用下，相当于第二次发射，极速地追上铁菱，撞击铁菱尾部的圆洞形凹槽。于是大部分的力道便集中施加给铁菱。铁菱变得更加无坚不摧，攻破防御和阻挡。而铁箭、钢叉也是余势不了，继续攻杀。

《杀器别册》中的“妖弓射月”！

第五章 龙盘螯鼎：得此局象者得天下 /131

“喂！这里好像是‘神鳌负鼎’嘛！”铁匠说出了自己的判断。

“不是，应该是‘龙盘螯鼎’，任老大概只看到下方峡谷中，地势平整，中凸外落，形如甲背；四面坡壁，四角山岭，整个成螯鼎格。其实你们再注意峡谷周围的山势，起伏连绵，高低错致，从这峡口起，又回到峡口处，犹如一条巨龙盘卧在此，明显是个盘龙格。这两个放在一块应该是‘龙盘螯鼎’的局相。”傅利开指点风水，口沫喷飞，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。

第六章 被困地底数百米的冰火牢笼 /167

这地下肯定有个巨大而繁杂的系统，而他们置身的这座暗室只是这系统中的一个关节，一个可以被当做扣子的关节。地下岩层中的暗河被地热加温沸腾，每隔一段时间就涌出流动，这和间歇喷涌的温泉是一个道理。与间歇喷泉不同的是，暗河是封闭循环的，其中水不外流，只有热气蒸发，从山体各处的缝隙窟窿中漫溢到外面遇冷成雾。系统内部的热气会导致气压增大，当内部高压达到一定程度时，就会推开某个阀门快速排出，间歇停止的地热本身也会导致温度下降，而气压的急剧下降更会迅速带走许多热量。这其实就是个制冷过程，使得整个系统能在短时间内从闷热难耐变得极度寒冷。

第七章 扑面而来的巨石大斧 /207

这石室里没有硝石，而且处在硝石洞上方，即使门开着，下沉的火气也进不来。四面石壁上有许多发光晶体，所以石室里很敞亮，不需要仔细辨认，就已经看清发出声响的是一些按顺序不断抬起落下的石斧。

石斧很大，比上面无梁殿中的巨木拍还要大，而且分布很密，几乎遍布整个石室。

……

现在已经不是卖弄的时候，这点柴头很拎得清：“这坎面的动杆在脚下，平时石斧悬在室顶缝隙中，只要下面行走的步子不对，触了动杆儿，相应位置的石斧就会落下劈砸坎面中的人，而且就算坎中人功力高，躲闪快，但总有另一只斧子候着呢，是躲不过的。”

第八章 火尸虻：

潜伏在火山中上千年的食人虫群 /233

东晋人程棧，后人也有称之为程开土的，为开山挖土之始祖，著有《见方动水土》和《地中异情录》。在《地中异情录》里有记载：“叠尸之地，开土见虫。形如扁虻，壳身蕴火。循缝而行，来去无迹。破皮而入，中者皆焚。”这就是说的火尸虻。这火尸虻只是俗称，书上常见的名字为火龙虫，也有叫火土龙、食火土龙的。在世界各地火山爆发的现场也见到这样的虫子，它可以在刚凝结的熔浆上快速蹑足而行。

那火尸虻掉落在地，转了个圈，好像是在辨别方向，随后就往墙脚快速爬去，从根本看不到什么缝隙的墙脚处钻了进去。

第一章 铁鹰云： 杀人如麻的机械乌云

铁鹰的脑袋被劈了，却不会影响它继续攻击。它是一件机械，只会坏不会死。于是第二轮攻击在乌梢云退后了一丈多后便继续开始，所不同的是这次领头的不是那只破了头的铁鹰，而是三只铁鹰。就在破头的那只铁鹰再次扑下的瞬间，紧跟它身后的两只铁鹰往前猛地一冲，从左右两侧一下子撞合在一起了，组成了一只更大的鹰。结合以后的铁鹰有六只铁爪，而且还多出两只翅膀挂在身体下面，都锋利无比。

莫老头已经来不及闭上因惊讶而微微张开的嘴巴，他抬臂挥剑，尽全力对着巨大铁鹰的组合迎上去。



如梦醒

一艘乌篷船急急驶入太湖，芦苇荡中只有水拍船帮发出的泊泊声。

一声唢哨传来，前方浓雾中突然窜出两艘渔船，与此同时，乌篷船也回应了一声响亮的唢哨。

唢哨声就在身后，鲁天柳瞬间僵住了，那两艘渔船也携带着无形的压力和死亡的杀机笼罩过来。

三条船眼看要撞在一起的刹那，船身都明显一滞，然后猛然一侧。

操船的都是高手，三艘船在相距一尺不到的位置同时定住，呈“之”字形对峙，鲁家的船被一头一尾挡在中间。

大渔船上站着个黑粗的胖子，脸色凝重地盯视着柳儿手中的玉盒，眼中闪烁着灼热的光芒。

柳儿左手捏住玉盒，右手抖出了“飞絮帕”。黑胖子来者不善，鲁天柳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层层杀气，这杀气像一堵墙，压在身上，令她窒息。但更可怕的并不是面前这位高手，而是刚才发出第二声唢哨声的人，这人就在船尾，就在自己的身后。

“给我！”黑粗胖子伸出手的同时，从嗓子眼里哼出这样两个字，每个人都听得非常清楚。

“不要！”两个声音几乎同时响起，一个来自拦路的小船，还有一个柳儿听得出，是鲁恩的声音。

话音未落，鲁恩已经从船尾钻到船头，横刀挡在柳儿前面。

芦苇荡里出来的小船上站着个健硕的秃顶老人，五十几岁的样子。刚才小船刚出芦苇丛时就是这老头发出的唢哨声。他脱口喊出的“不要”和他发出的唢哨声一样清亮刺耳，并随着这声喝叫纵身往鲁家的船上跳过来。

一道白亮的闪电，是五郎旋起的刀光。这刀光让秃顶老头没了立足之地，只能将身体下压，往下落去，眼看就要落入水中的时候，脚尖在鲁家小船的船帮上一踢，一个借力，又倒纵回自己的船上。

鲁家的船被秃顶老头这一踢，整个晃动起来。但五郎旋起的刀光却没有一丝变化，还是那么平稳如初，又继续旋了两圈才停了下来。

秃顶老头有些惊讶，觉得五郎这副从腰背到腿脚的桩功真不一般。但他不会就此罢休，因为他的目标在鲁家的船上。今夜他此行的使命，就是截拿住姑苏园子里逃出的每一个人，绝不能让园子里的秘密流出去。

晃动的船身又平稳了，五郎没有再等秃顶老头动作，身体一转，朴刀旋成个白色的风轮朝着那老头狂卷过去。老头正要往鲁家船上迈步，看到刀轮过来，便侧身退步，让过了这一刀。可是还没等他直过身子，第二个刀轮又到了，刀风更加强劲，刀速更加迅猛，老头只能再退。

第三个刀轮过来时，老头不再退避了。他的手中多了一根铁条，黑乎乎的，像是根铁尺，过去衙门捕快们常用的那种铁尺。

五郎的刀轮砍在这根铁尺上，“仓唧唧”一声巨响，四溅的火星在黑夜中显得分外明亮。

五郎的这一刀竟然被挡住了，而且是在转到第三圈时被一把小小的铁尺给挡住的。

五郎是个不知道怕的莽撞人，所以那刀尺相撞出的火星还没熄灭，就已经抓住朴刀的刀杆尾部，开始了新的旋转，范围更广，力道更大。

如此砍杀确实和刚才不同了，声音更响，火星更密，但是结果还是一样，五郎的刀轮再次被挡住。

这一挡，五郎没有停止旋转，而是顺着铁尺的外弹力道，反方向旋转起来，但他没有继续进攻，第一圈就往后退出两步，退到了船尾另一侧的舷沿，而且变做了半蹲状。但此时的旋转更加迅猛了，刀风从船舱的芦棚顶上方划过，带起许多芦秆的碎屑随刀风飞舞。

突然，这刀风横飞出去。那是五郎连着两个小碎步，纵身而出，连人带刀合身扑向小船船头，往那秃顶老头的身上卷裹过去。

“当心！”这一声是鲁恩发出的。

船尾这样一番大动静，船头的两人和大渔船上的黑胖子竟然没有扭

头看一眼。他们始终紧紧地对视着，任凭船摇水动，刀响火闪，全都无动于衷。直到五郎全身扑出，这样的拼死一搏才引得鲁恩眼角余光微微一扫，随即发出这样一声喊叫。

五郎连人带刀扑来，让秃顶老头很意外，但是他依旧从容，站立船头，岿然不动。他已经掂出面前这愣小子的斤两，他知道这样的扑杀会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，所以秃顶老人已经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废了关五郎。

于是铁尺反手挡出，挡在刀杆上端。刀杆处的旋转半径比刀头小，旋击的力量要比刀头弱。这样就可以保证铁尺接下来的回击有十成把握。老头清楚，五郎的力道真的非同凡人，要想回击成功就必须讨这样的巧。

如他所愿，铁尺挡住了刀杆，并顺着刀杆往前递，直奔五郎的胸口。老头没有用太大的力，因为五郎扑出的力量已经够猛了，两道力加在一起足够五郎死这么一回了。

可是老头在铁尺递到最后一段时，突然感觉使不出力了，自己的气脉松了，血脉也松了。

这是五郎的最后一招，叫做“反旋转折斩”。是在最后关头松开机括，朴刀变做三截棍模样。刀头拐弯了，刀尖划开了老头的半边脖子。

但秃顶老头的回击也奏效了，五郎被击飞，重重地落在甲板上。

鲁恩喊一声当心的同时也摔了回来，压塌了船上的小半边芦棚。

秃顶老头直直地倒下，他脖颈处的鲜血和五郎、鲁恩口中的鲜血几乎是一同喷洒而出的。

黑胖子依旧站在他自己原来的位置上，似动非动，鲁天柳也站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。只是在他们之间少了一个鲁恩，只剩下鲁恩的砍刀斜钉在船板上，轻轻地颤动着。

芦苇丛中又是一片死寂。

柳儿很紧张，刚才鲁恩被击出的一刹那，自己急促吸进的一口凉气憋了许久都没有吐出。

“给我！”依旧是从黑胖子嗓子眼里拧出的声音，少了些自信。

柳儿缓缓吐出那口气，很轻，轻得不像在呼吸。

“要是不给，你会怎么样？”柳儿终于说话了，她尽量平复自己的气息，说出的是字正腔圆的北方官话，“是不是像刚才一样，将腹中气提到胸口，然后左步前纵，右手手掌挥起扫对手眼目，左手半握空心拳勾击对方胸前，左足落地即点地后退，回到原位？而且刚才你的左手握拳时中指骨节还发出了一声毕剥声。”柳儿不是武林高手，这样鬼影般的招式她全都躲不过，但是她清明的三觉却可以将所有的细节都印在脑海里。

黑胖子依旧面无表情，身体未做丝毫的动作。可是在鲁天柳清明的三觉中，黑胖子动了，他的身形有了很大变化。

“你将气息运在腰背，双腿与肩部暗中运力，脖颈处也绷紧了。你是要来拿东西还是要走？”柳儿气势上已经占了上风。

此时那黑胖子依旧面无表情，但心理上已经崩溃。他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对手。从一开始与这姑娘对峙，就没听到过她的呼吸声，而她身上隐隐散发出的独特气相，却给自己造成无形的压力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不自信。引以为豪的一招“明帆暗锚”，连左拳手指没控制好而发出的一声骨节声响也没逃过对方的感知。刚才自己没有任何动作，只是暗中运气运力，却都能被她历历道来。她明明具备超人的功力，同伴被袭也无动于衷，戒备状态毫无懈怠。这种真正高手才具备的定力，自己是比不了了。

现在应该怎么办？黑胖子的心里非常清楚，面前这些人就算是丢了性命也拦不住，最高明的一招就是走了。

柳儿闭上眼睛，听到的是船只推开水波的声音，杀气在渐渐地隐伏，加诸在身上的压力渐渐远去。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，那艘大渔船已经成了水雾中的一个影子。

可芦苇丛里钻出的那艘小船却还在那里，一动没动，就像在它船头倒下的秃顶老头一样，在等待着些什么。

“给我！”这声音是熟悉的，这腔调是陌生的。柳儿没有回头，虽然那声音有些含糊，有些中气不足，但她还是认得的，是那个人……

“为什么？”虽然她自己也觉得这样的问话有些多余，但还是忍不住问了。

“我也没法子，我有家小在别人手里，我也图个子孙后代富贵兴旺。”

“你肯定你想要的东西在这盒子里？”柳儿继续问道，北腔官话说话特别有气势，有一种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感觉。

“我不知道，但拿了那盒子回去，我至少有个交待。近二十年的苦心苦力，就算不能富贵荣华，家小却可以保个平安。”

“那你就拿去吧。”

“不行！”又是一个声音从船舱里传出来的。是柳儿出园子后一直期盼听到的，于是急切地扭转身子。真是自家阿爹，一直昏迷着的鲁盛义。受伤的鲁恩听到喊声后，像发现了宝贝一样，合身向鲁盛义扑了过去。

一把七寸长的弯柄小刀闪着蓝幽幽的光。刀尖抵在鲁盛义的脖子上，已经刺出些艳红，刀柄握在鲁恩的手中。

“我知道你一直醒着，你这几招我二十年前就摸得清清楚楚。”鲁恩张合着他满是鲜血的嘴巴，恶狠狠地吐出这么一句话。

“我是刚刚才将你辨清楚，但也不晚。”鲁盛义面对刀尖很是镇定。

“朱家园子里是你有意解了我的回头绳？”鲁恩问道。

“那时虽然没有确凿证据，但对你也有了七成把握，如今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。”鲁盛义说这话的语气很得意。

“我好像没做漏什么，你凭什么就能确定？”鲁恩还是心有不甘，他一定要问出个缘由，这就好像一个名家的作品被别人指出有致命的缺陷，是无论如何都要刨根问底的，而他的作品就是“鲁恩”这个身份。

鲁盛义的嘴角挂出一丝微笑：“是你系回头绳的拴缆扣。你一直都打反穿绳，说明这行船常用的扣你早就会打，而且习惯反穿改不过来了。可你学系扣时却装不会，这是刻意想掩盖些什么。而且在这之前，我在炸鬼壕里遇到二十年前带我去巡抚宅中救你的风水大师定无疑，他在此处的出现是你身份豁开的最大缺儿。”

鲁盛义顿了一下继续说道：“于是好多事情有了解释，刚盗回来那幅画，当晚就有人来抢，他们如何知道鲁家藏身之地的？他们又是如何顺利解了护家坎扣的？你过来救援没拿刀，却拿着你并不常用的斧子，一个老刀客为何会出现这种疏忽？今天一进朱家园子，你就直奔池塘边

的观明阁，后面人出现变故，理都没理，明显是存着自己的目的。在观明阁，你走过栏，入室上楼，根本没一点戒心，因为这些点之前已经有人替你踏过了，我想就是定无疑这些人。最近江湖风传，鲁家在江南动得厉害，其实是把这帮子人误会成我鲁家的了。”

鲁天柳插一句：“我在船头玩玉盒时，你一直在偷窥，所有表情和动作都表露出你志在必得。”

随即鲁盛义又接上了话头：“当你认为宝物已是囊中之物，便肆无忌惮地与伙伴吹唿哨发暗号，这辰光，我终于确定所有推断都是正确的。”

“五郎用拼命一招的时候，你喊当心，不是关心五郎，而是在提醒自己同伴。”柳儿又插了一句。

插话的不只柳儿，船尾的五郎挣扎着坐了起来，讷讷地问了一句：“师父，那你让我独自去关那个冷坛子，是不是把我当探杆了？”

“其实他收你为徒就是为了更好地掩饰自己，分散大家的注意力，所以放着许多灵巧聪明的孩子不收，而偏偏选中你。”鲁盛义帮鲁恩回答了五郎的问题。

“哈哈、哈哈……”鲁恩干笑了几声，说道：“佩服，真的是不能小看你们，手艺人的心的确很细。但现在还是将玉盒给我，这样的好东西在你们手中太浪费。柳丫头，拿它给你爹换条命还是值当的。”

“这样的交换不是很公道，再加两个问题，你答了，我肯定给你。”柳儿还有许多事情没明白，她很难抑止自己的好奇心。

“说。”

“谁派你来我家，为什么？”

“前清浙江巡抚张曾杨，是因为他祖上传下一个得宝得天下的秘密。听说他本姓杨，后改随母姓，应该是为了掩盖什么。”

“他祖上是什么能人？”柳儿继续问道。

“好像是辅佐过明朝建文帝的吴王教授杨应能。”

“哦！”柳儿和鲁盛义都明白了，一个做过朱家皇帝老师的人，有看到朱家留下秘文典籍的机会，也有悟出其中暗藏玄妙的能力。

“那条大船为什么走了？”柳儿趁鲁恩还没有不耐烦，又问。

“不知道，那船和我们不是一路，也许是朱家的援手。”

“难怪你会抢在我前面护住，原来是怕盒子被其他人抢走。”

鲁恩听完鲁天柳的话，好像意识到什么，马上嘶哑着嗓子叫道：
“快把盒子给我！”

“不要！”鲁盛义斩钉截铁地喝叫一声。当即，他脖颈处的刀尖刺得更深了，疼痛和刀尖上的压力已经让他无法说出后面的话。

“住手！给你！”柳儿左手一扬扔出了玉盒。

玉盒在空中划过一个五彩的弧线，往船尾飞去。落点太靠后，所以鲁恩只能放开鲁盛义，快速退步，同时高举双手，往那玉盒接去。

鲁盛义的反应很快，但是他的腿脚不灵，能做的只是尽力将手朝着鲁恩的脸用力一甩。他的手中一直紧握着一支竹管，那里面装着他破结解弦的各种钢针。

柳儿左手扔出了玉盒的同时，右手“飞絮帕”也像活了一样，链子头一下子就缠住了鲁恩的砍刀，“链臂”的手法让那刀像是人手所持，对着鲁恩劈刺过去。

鲁恩还是接住了玉盒，虽然钢针扎满了他的半张脸，扎瞎了他的左眼，虽然柳儿抖出的刀斜向砍破他的左肋，深深刺入右大腿，他依旧紧紧捧住那只玉盒没有松手。但他失去了平衡，朝右侧侧身倒下，那边是秃顶老头那条小船的船头，鲁恩便摔在他死去的同伴身边。

那小船快速地从鲁家船只旁边离开，并且往远处漂去。

鲁家的船没有追，五郎像个木桩一般坐在船尾，深受打击：一直以来都把师父看作自己的父亲，如今却只是被利用了。

鲁盛义懊丧地猛拍了一下船板，恨恨地看着那小船驶远。

柳儿依旧面无表情地站在船头，看着那小船远去、消失。随即，她嘴角闪过一丝狡黠的笑意，走近鲁盛义，缓缓蹲下身，轻声说了句：“盒子里的东西我取出来了。”

鲁盛义的眼睛一下子瞪得圆圆的，嘴巴半张着。但这样的表情只是一瞬间，他马上意识到现在应该做什么：“快走，往南，家不能回了。”

五郎一时缓不过来了，于是换作柳儿操船。船行驶得不是很快，但小小的船影一会儿工夫便消失在漆黑的太湖水面上。



二老诉

龙门涧其实离北平城不远，但鲁一弃他们往南绕了个弯，后来又没了马车，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

龙门涧的地势很是险要，是于谦保卫京师的古战场。传说远古时，蚩尤兄弟也曾在这里鏖战。此处怪石嶙峋、奇峰高耸、碧水潺潺，但现在是小冬，这里都已经变做了雪堆、冰层。特别是鬼谷之中，幽谧静默、奇幻莫测，在大雪的妆衬下，青一块白一块，更显得神秘诡异。

离着鬼谷不远有座道观，是全真派尹志平^①督建的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已经变得十分破落。道观外站立着十几个青衣短袄荷枪实弹的汉子，警觉地戒备着。为首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，正是曾经带鲁一弃打过猎的吴副官。

鲁一弃是在门头镇遇到这帮人的，四叔之所以让他往西，就是因为有吴副官这些人在这接应。鲁家现在势单力薄，要做大事必须用些外人。四叔想到了酷爱古玩的吴副官，告诉他自己侄子要领人去开几处两千多年前的暗构^②，找几件的东西，但是已经有人知道他们的行动，要来争夺；如果吴副官能够凑几个人同行保护的话，点开暗构后，除去自家要的一两件，其余可以任凭吴副官处置。

两千多年前的暗构，不要说里面的东西，这暗构本身，就是个无价之宝。这样的好事吴副官怎么能不心动，何止是心动，他简直是对四叔感激万分，又拍胸脯又赌咒，发誓保证能护得鲁一弃此行顺利。

① 尹志平，为元初著名全真道士。祖籍河北沧州，宋时徙居莱州（今山东掖县）。生于金大定九年（公元1169年）。邱处机卒时遗命其嗣教，是为全真道第六代掌教宗师。

② 所谓暗构就是暗藏的建筑，但不是墓穴，而是类似人们传说中的宝藏、宝库。

这些青衣短袄的人都是吴副官手下的警卫队，吴副官跟他们是实话实说的，结果谁都没舍得放弃这一趟就能富贵几代人的大好机会，换了便衣带了枪支弹药就随吴副官溜出了大帅府。

天色已经晚了，大雪刚停，道路难行。这样的天色和环境，很容易遭到对家偷袭，所以鲁一弃决定先找地方休息，等天亮再走。鲁一弃并不知道这里有座道观，是那个赶上来与他同行的红脸膛老人把他们带到这里的。

这一带鲁一弃和盲爷、鬼眼三都不熟悉，所以只能跟着红脸老头走。很情愿地跟着老头走，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就是从刚才的情形推测，瘦高的架鹰弩手应该就被这老头的气势给镇住的。这老头是个高手，深不可测的高手，这从他身上跃伏遒劲的气相就可以知道，他要想杀鲁一弃是易如反掌，根本没必要带他们另找地方搞什么玄虚费什么周折。

道观的正殿空空荡荡，连个塑像都没有，只有靠墙的一张供桌，墙上挂着三清^①的画像。

此时，供桌前三只破旧的蒲团上各盘坐一个人，鲁一弃、红脸老头、还有一位老道士。这老道士是这里的观主，他正用惊异的目光看着面前这一老一少。

鲁一弃盘坐的姿势比那个修行了一辈子的道长还正宗，标准的五心问天，三脉汇流。听说这年轻人是来自鲁家班门，老道很是好奇。关于班门，他还是了解一些的，那都是工匠祖师的后辈，但是他们的工法似乎和道教没什么关系，怎么会出了这么一个道骨奇特的年轻人？

红脸膛老头坐得很随意，佛门中管这种姿势叫“罗汉修”，但这老头绝不会是正经的佛门中人，这从他杂乱的须发和衣服上厚厚的油渍就可以看出来。

鲁一弃微眯着眼睛，他虽然是一副正宗的打坐姿势，却没有正宗的道家心境，而是在暗暗打量面前两个人。

道长看上去很平常，和鲁一弃小时候在天鉴山看到的那些老道没什

^① 三清，即玉清、上清、太清，乃道教诸天界中最高者，也是道教对元始天尊、灵宝天尊、道德天尊的合称，同时是唐明宫中一座宫殿的名称。

么两样。老头却不是一般的老头，在鲁一弃的感觉中，老头背后的那把剑就像活的一样，不断地有青芒之气腾跃而出，雪野之中见到的青气便来自此剑。剑是个宝，年代久远且可以杀强破固的宝贝。所以，驾驭它的人肯定是个非同一般的高手，是那持大弩的瘦高个无法匹敌的高手。鲁一弃发自内心地希望，这样的高手是朋友而不是敌人。

红脸膛的老头轻笑一声打破沉默：“我们三个都入不了定，不如说说话吧。再说我走这趟的目的就是说话，我说，你也要说。”他指了一下那个老道。

“我听。”鲁一弃觉得自己只有听的份，他知道的太少，应该没什么话题能提起这两个人的兴趣，唯一能让他们感兴趣的就是自己怀里的那部《机巧集》，却是不能说的。

鲁一弃的话好像是在红脸老头的意料之中，他点头笑了笑。

“我要说？我能说什么？”老道也笑了，他这清静的小庙难得有人来，更难得有这样奇怪的人来。

“就说说你们全真动土宝的事情。”红脸老头依旧笑眯眯的，说话声也没有丝毫的提高，但这句话仿佛在老道和鲁一弃的耳中响起一串炸雷。鲁一弃顿时将微眯的眼睛睁大，抿紧的嘴唇微张，整张脸在惊讶神情的牵引下舒展开。而老道脸上的皱纹一下子都收缩堆垒到脸的中央，脸上显出的是痛苦和无奈。

老道呆坐了许久，他瞧瞧老头，又看看一弃，两人身上隐隐透出的气相让他觉得很正很实。特别是鲁一弃，姿态和气势更是有种让人仰慕的感觉。当然，这些也就是像他这样修道一辈子的人才能感觉到。他估摸今天自己终于等到说话的机会了，但面前这两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

“你们谁是土宝正庄？”老道问话的语气奇怪。

“我是，但是他更需要知道，因为从今天起，我的正庄让给他了。”红脸老头笑眯眯地指了下鲁一弃。

红脸老头和那老道的对话鲁一弃听得似懂非懂，因此他心中期望能直接进入关于土宝的正题。因为根据《机巧集》天机篇所录，土宝的藏位正北，是离这里最近的一宝。

“那尊驾是墨家传人？”老道似乎好不容易才从那种痛苦和无奈中